

# 此生潛心修文物 慶幸祖宗遺產豐

## 文保生涯卅載 堅守工匠精神

20周年  
回歸之愛中國的100個理由

有人說能在文物遍地的陝西從事文保工作，恐怕幸福得半夜都會笑醒。作為從業31年的資深文物保護和修復專家，陝西歷史博物館壁畫保護部副部長楊文宗對這句話可能感觸更深。自上世紀80年代進入到這個行業，楊文宗始終堅守工匠精神，潛心修護千年史跡，以期世界更多地了解到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，不辜負祖宗留下的寶貴而豐富的文化遺產。楊文宗說，能夠身處這樣一個歷史文化積澱深厚的國度，感到慶幸和自豪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



楊文宗和學生一起修復唐墓壁畫。 記者李陽波 攝

如今，每每走進博物館的展廳，看到一羣遊客在自己的「作品」前駐足觀賞時的那份專注，楊文宗總會告訴自己：這輩子，值了。

和泥會倍感枯燥 雕塑終以假亂真

1985年的一天，剛剛脫下戎裝的楊文宗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角色轉換，成了一位文物保護工作者。但來到博物館後的第一項工作，卻讓這位年輕人有點不知所措。「當時每天一到工作間，師傅就會甩給我們一塊泥，然後讓我們像揉麵一樣去擺弄。」當時的情景，楊文宗至今想起來都覺得好笑。「當你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揉好以後，師傅過來，隨手就給扔了，然後留下一句：你連泥都和不好，還能幹啥！」

就在這段倍感枯燥的學習和泥的日子裡，一起來的其他四個同伴紛紛離去，只留下楊文宗一個人繼續在偌大的工作間「和泥玩」。「或許是因為自己的性格好靜，也沒有人家『下海』的本事，我竟然一直堅持了下來。」寒去暑來，在日復一日的和泥過程中，楊文宗慢慢開始學習文物修復的基本課程——雕塑，偶爾也會學着修復破損的器物。直到有一日，一貫要求苛刻的師傅忽然指着楊文宗的修復作品說：「這塊還行，和旁邊那塊原物一模一樣了。」楊文宗隨即笑着糾正着師傅：「這塊是原物，旁邊那塊才是我修的。」

赴美修復唐石刻 理念技術獲認可

在幾十年的文物修復過程中，楊文宗已數不清還原過多少件古代壁畫、陶瓷、青銅器等。然而，讓楊

文宗記憶最為深刻的還是那次赴美修復昭陵二駿的經歷。

眾所周知，昭陵六駿是唐太宗李世民為紀念跟隨自己馳騁疆場的六匹戰馬，而命宮廷畫家閻立本繪製，由閻立本胞弟閻立德雕刻而成，並置於自己的帝陵昭陵前。這組浮雕代表着中國古代石雕塑藝術的最高水平。然而，在千年之後內憂外患、羸弱不堪的年代，昭陵六駿中的兩駿「颯露紫」和「拳毛騮」遭遇劫難，被砸碎盜運至美國，藏於美國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。

因為年代久遠，在美國的兩駿石刻出現許多病害，這也讓楊文宗等國內文保專家特別憂心。「這些文物無論處在何地，都是老祖宗留下的遺產，我們去保護和修復責無旁貸。」在各方努力下，2010年5月，楊文宗作為「中國首次修復流失海外的中華文物」專家組組長，赴美修復昭陵二駿。

回憶起當時的情形，楊文宗說最讓他感動的就是當地的華人華僑。在整個修復過程中，不斷有來自全美的華人華僑和留學生到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，支持中國專家的修復行動，同時也來看看二駿。二駿修復也在美國甚至歐洲華人社會掀起了一股文物回歸熱，很多華人華僑紛紛聯繫楊文宗，主動要求出資出人，協助中國海外文物回歸。昭陵二駿修復完成後，楊文宗和同行的專家非常欣慰，不僅是因為中國的文物保護理念和修復技術得到世界的認可和尊重，更為重要的是，他們感受到了那股流淌在海外保護中國文化遺產的熱情。



楊文宗（右一）在美國修復昭陵二駿。 本報陝西傳真



楊文宗在古墓現場保護壁畫。 本報陝西傳真



楊文宗在研讀壁畫透露出的歷史信息。 本報陝西傳真

### 深更半夜出古墓 吼歌壯膽回駐地

幾年前，一部《盜墓筆記》風靡一時，描述了種種古墓中的離奇、恐怖事件，讓人驚悚不已。根據多年的下墓經歷，楊文宗說，離奇恐怖的事情肯定不會有，但「自己嚇自己」的事情還真發生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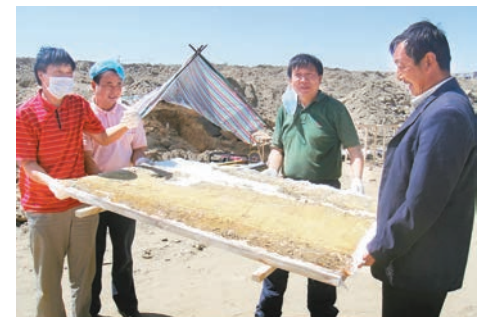
2000年前後，應外省兄弟部門的邀請，楊文宗對中原大地上一座深山古墓進行壁畫揭取。由於壁畫揭取流程環環相扣，中間不能停頓，每次一幹就要一天。那一次，由於工作量太大，到天黑時還沒完成，想到身處深山，楊文宗便讓一起工作的幾個女孩子趁天還沒黑透趕緊回駐地，自己一個人留下來繼續工作。沒想到，等手裡的活終於停下來時，已經凌晨一點了。獨自一人的楊文宗剛從墓室中探出身子，周圍的漆黑和不時響起的怪聲，讓他頭皮發麻，後脊樑直冒冷汗，但想想留下來估計更糟。

於是他便壯着膽子爬出古墓，頭也不回地往前走。可沒想到一走動，恐懼所引發的幻覺，讓楊文宗總覺得有人跟在自己身後，害怕但又不敢回頭。不知哪裡的勇氣，楊文宗突然放開喉嚨，聲嘶力竭地吼起了自己會的所有歌曲，這樣一路吼唱了三個小時後，終於在凌晨三點多回到了駐地。當同伴們用佩服的眼光望着他時，楊文宗一陣苦笑，他真想告訴大家：這一路，「鬼」知道他是怎麼回來的。

盼更多年輕人加入

這次經歷讓楊文宗終身難忘，但他認為做這項工作還是樂多於苦。有時在野外工作，晚上沒地方睡，他們便會在空地上仰面數星星，享受一下城市人難得的「童趣」；時不時還會嚐一嚐旁邊的山果，那個味道真甜。特別是當一項工作完成時，那種發自內心的輕鬆和愉悅，真是難以言表，滿足感足以抵消所有的苦和累。

楊文宗現在總會感歎，陝西歷史博物館倉庫裡的壁畫，自己這輩子是修不完了。如今，從事這個行業的人太少，他希望能有更多年輕人加入。



楊文宗（右二）在野外考古。 本報陝西傳真



楊文宗在工作室修復揭取下來的古墓壁畫。 本報陝西傳真

## 遵循原始風貌 拒絕扭曲歷史

很多去陝西旅遊的人，往往會被秦兵馬俑的雄奇、西周青銅器的精美、唐墓壁畫的細膩所震撼。然而，並沒有多少人知道，這其中有很多文物在出土的時候並不是現在這個樣子，而是一堆碎片，或是缺少西的殘件。正是因為有了像楊文宗這樣的「文物醫生」，從支離破碎中還原真實的歷史，人們才能一睹這些穿越千年萬年來到現代社會的「寶貝」。

或許是出於文保工作者的職業本能，楊文宗說，每次接手一個課題，看到那些破

碎的文物殘片，總會莫名地感到心痛和心酸。隨後，這種心痛和心痛便會轉化成一種衝動，那就是必須讓它們重煥光彩，承載原有的歷史功能和價值。

在很多文物仿製行業，技師們總會用「以假亂真」四個字來標榜自己的水平之高。但對於文物修復，楊文宗卻時常對他的學生講，以假亂真的技能可以有，但修復文物絕對不能以假亂真。文物修復就是要體現出文物原有的歷史、藝術和科研價值，如果不能遵循原作者的理念和風格，

便不能真實地研讀出上面所承載的歷史信息，甚至會扭曲歷史。「我們是在修復歷史，絕對不能創作歷史。」這是楊文宗一貫的標準。

工作繁瑣又漫長 需發自真心熱愛

如果不是親身感受，記者很難想像文物修復竟是如此繁瑣複雜，甚至是枯燥無味。一件殘缺的文物出土後，從現場保護、信息研讀到定型修復，需要經過漫長的時間。「沒有一定的定力，和對

這個行業發自內心的熱愛，是做不了這項工作的。」對楊文宗而言，過去31年對文物修復的那份熱愛，撐起了自己的整個世界。

記得2014年陝西對大唐丞相韓休墓進行搶救性發掘時，從進到墓室看到壁畫開始，楊文宗便再也挪不動腳步了。在此後的時間裡，除了墓地和工作室，家人和朋友便很少能見到他的身影。兩年後，從工作室走出的楊文宗兩鬢斑白，蒼老得猶如換了一個人。

### 神州行走

## 四川甘孜：藏區貧困村落「美麗蝶變」

2017年的第一天，裊裊炊煙在香格里拉雪山下慢慢升起，與陽光、牦牛、雪山、峽谷、林海融為一體，藏民的臉上寫滿了清純、靜謐、和諧、安康。然而，不為人知的是，多少年來，這裡的農牧民曾忍受着貧窮。如今，一個個高原上的藏族貧困村落正在發生「美麗的蝶變」。

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縣香格里拉鎮亞丁村，海拔約4,000米，曾被國際友人稱為「藍色星球上的最後一片淨土」，但在當地人眼中，亞丁村曾是最貧窮的村落。

26歲的四郎汪堆是亞丁村的藏民，他小時候連一雙像樣的鞋都沒有。「一雙膠鞋穿爛了就不斷地補，父親每次都用牛皮補在鞋洞上，最後竟然補成了一雙皮鞋。」四郎汪堆說。

如今，依託當地政府倡導的生態旅遊產業，四郎汪堆在鎮上開起了餐飲店和賓館，年收入超過50萬元，而他也換了好幾台車。



中擁次仁（右）為訪客倒酥油茶。 網上圖片

亞丁村的村民依託生態旅遊產業脫貧致富。

從人畜混居 到獨立衛浴

與亞丁村有80公里之遙的拉木格村位於雪山、峽谷、林海環繞的山谷之中，海拔有3,600米，風光迷人。幾年前，村民與牲口混居在一起，一些村民生病不去看醫生而是

選擇相信神靈。

2014年，拉木格村被識別為貧困村，村裡16戶藏民居住在山崖之間，幾乎每家都是人畜混居。剛擺脫貧困的村民中擁次仁搖搖頭說：以前房前屋後的小道上牲畜糞便隨處可見，風一吹粉塵漫天飛；由於缺水，吃飯的碗要四五天才洗一次。他從家中拿出從樹上摘下的一種軟枝向記者展示說，以前就用這些在碗裡擦一擦，就算「清洗」了餐具。

如今，中擁次仁的家中不僅有了整潔明亮的廚房，還通了自來水。在他家，記者還見到了洗浴室和乾淨的廁所。「要是生病，就到村醫療室去看，村裡有醫生。」中擁次仁說，他的變化得益於中國新一輪的扶貧攻堅行動。

在拉木格村，隨着2016年僅有的4戶貧困戶脫脫貧，這個西部的藏地山村從此告別貧困。

■新華社記者 陳天湖、周相吉 成都報道



俯瞰香格里拉鎮。 網上圖片